

人生已屆暮年，沒多少時間，但鍾逸傑仍堅持親力親為，多次走入山區，幫助農民孩子，為義工學生打氣。人生意義，莫過於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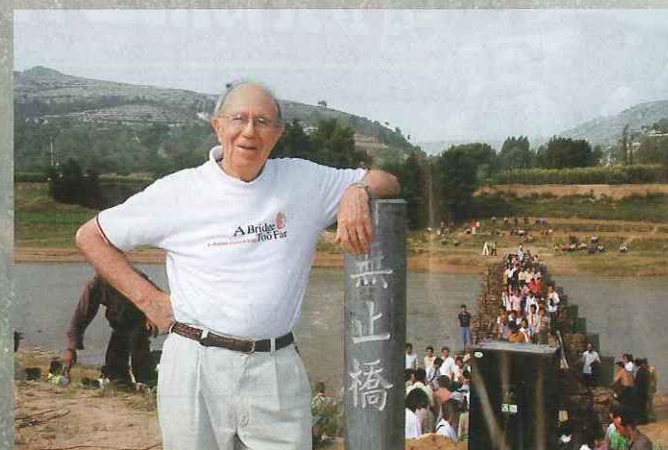
Get Your Hands Dirty

鍾逸傑

身體力行，一直在鍾逸傑的人生旅程中上演。他曾是港英政府年代的理民官，五七年來港，深入被視為不毛之地的荃灣、離島及元朗，與村民打交道，為新市鎮開天闢地；回歸前當上布政司，但退休後不跟大隊回英國老家，堅持服務香港。

正職以外，他又把心力栽種在慈善工作，近年參與「無止橋」計劃，為內地偏遠村落修橋鋪路。「每年到農村一、兩次，搭完飛機再乘七個小時車，越過崎嶇不平的山路才到達。」顛簸路程，對八十四歲的他來說，多少也是煎熬，但他認為做人處事絕不能掛個名。

「不要老站在後方，覺得自己高高在上，必須讓雙手沾污（get your hands dirty），讓人家感到你的關心。」鍾逸傑的政治光芒或許隨着英國國旗卸下而褪色，但他的故事，從未畫上休止符。



○五年首次到毛寺村，為建好的橋剪綵。眼見孩子終可過橋上學，他既興奮又感動。（照片由無止橋慈善基金提供）

耄

耄之年，又有長俸，鍾逸傑理應過着寫意生活，閒來種花養狗，穿上紳士服到半島喝下午茶，他卻不甘閒適，仍常出席公開活動，不介意為慈善機構頻撲賣力。

「無止橋」慈善基金上月在灣仔藝術中心搞了個記者會，宣傳十一月在港舉行的步行籌款。身為榮譽主席的他，卻因溝通問題，去錯了尖沙咀香港藝術館，遲大到之餘，還要一個人撐着有點蹣跚的步伐走進會場，頻撲半天。一個人的路不易走，但為了這條慈善路，即使流多幾滴汗水、遇上多少阻滯，鍾逸傑也堅持走下去。

八五年攀上事業高峰，出任布政司，位居港督之下。



三十年公務員生涯，經常落區探訪低下層，鮮有官員高高在上的架子。

○八年再到甘肅省大灘村探訪，抱起農村女孩合照，作風親民。（照片由無止橋慈善基金提供）



我也買不到樓

鍾逸傑仍關心政事，曾任房委會主席的他，對於特區政府自○二年起停建及停售居屋，憤怒地說：「這是重大錯誤！面對房屋不足的問題，政府不應再拖，九年內完全無任何新的房屋政策，即使月賺兩萬元的年輕中產，依然無能力買樓結婚。」

「八十後」怨買不到樓，鍾逸傑笑說自己「八十歲後」也買不到樓，他之前住的陽明山莊，以及現在住的灣仔半山堅尼地道單位，也是租的。



心 靈橋樑

錢捐了，意見給了，大可掛個名便退居幕後，但鍾逸傑堅持實地視察，即使不懂造橋，亦要為義工學生打氣。他先後五次到訪農村，最記得○五年首次入村的情景。「那次去毛寺村，先乘飛機到西安，再坐七小時車入村，沿途山路崎嶇不平，出發前一星期我才做過手術，大家怕我有事，於是找醫生隨隊照顧，豈料我未病醫生就暈車浪。」大病初癒，還得在沙塵滾滾的路上顛簸，像越野賽車般，聽得記者的心肝脾肺也有種撕裂感覺。

「到步後為建好的橋剪綵，看到學生雀躍

「內地數以億計農民生活在偏遠山區，與世隔絕，為他們起一條橋，意義不止於完成這項工程，而是能夠讓村民連繫一起，融會交流，這種喜樂才歷久常新。」頭髮斑白的他，說起話來仍雙眼發亮，記者彷彿透過他的瞳孔，看到「無止橋」多年來的成果。

○五年基金會還未成立，他已率先資助中大建築系師生到內地建橋，算是兩年後基金正式登場前的雛形。「當年吳恩融教授發起建橋活動，率領學生四出找人捐款，有學生找上了我，我聽了計劃，便給她五萬元。」

爽快答應，並非為草草打發學生離開，而是他打從心底覺得需要出一分力。「用自己的經驗和知識幫助別人，是快樂的事，我亦享受當中過程。我叮囑學生用那筆錢做些準備工夫，例如研究水流方向、哪些物料適合在當地建橋等。」

錢捐了，意見給了，大可掛個名便退居幕

後，但鍾逸傑堅持實地視察，即使不懂造橋，亦要為義工學生打氣。他先後五次到訪農村，最記得○五年首次入村的情景。「那次去毛寺村，先乘飛機到西安，再坐七小時車入村，沿途山路崎嶇不平，出發前一星期我才做過手術，大家怕我有事，於是找醫生隨隊照顧，豈料我未病醫生就暈車浪。」大病初癒，還得在沙塵滾滾的路上顛簸，像越野賽車般，聽得記者的心肝脾肺也有種撕裂感覺。

「到步後為建好的橋剪綵，看到學生雀躍

萬分，村民手牽手見證成果，山區的孩子終於有橋過河上學，心裏很感動，甚麼苦都忘了。」鍾逸傑展現滿足笑容。

他到農村的次數不及學生多，每次亦只逗留三數天，沒有高牀暖枕，每餐清茶淡飯，但他仍堅持落手落腳幫忙。例如有次到四川馬鞍橋村探訪，當地曾發生地震，樓房被毀，為了教村民搭建更鞏固的「坑土農房」，他不惜站上坑土牆徒手掘泥。昔日的布政司，能夠放下身段，自有他的想法：「不要老站在後方，覺得自己高高在上，必須讓雙手沾污，讓人感受到你的關心。」

他對村民的生活點滴也很上心，小如一個糞坑，也瞭如指掌。「馬鞍橋村有個沼氣坑，收集人和動物糞便，別以為這個坑毫無用處，廚房的燈泡都靠坑內的沼氣發亮，還可生火煮食，相對港人按個掣便可亮燈，他們的生活確實艱苦，所以我們更應珍惜眼前所有。」

「無止橋」已完成近二十個項目，惠及數十條村落，除香港的大學生、重慶大學、西安交通大學也有學生參與；學生把建橋知識傳授



▲年逾八十，魄力依然，他的養生之道就是練氣功。看他這招彎腰觸地，柔軟度十足，記者也自愧不如。

▼朋友知他喜歡龜，紛紛送給他。



「馬來西亞四年任期完成後，我要選擇到香港還是非洲打工。」他記起當海軍時在大海中遠眺過中國，很想踏足這個東方神秘國度，結果選了香港，沒料到一留就是五十四年；心底的助人種子，亦找到合適的地方發芽成長。



▲鍾逸傑多年來積極參與無止橋計劃，除了為內地農村建橋，他亦希望香港年輕人與內地大學生及村民，透過計劃建立心靈溝通的橋樑。

給村民，讓他們日後自行興建。「除了眼睛看到的橋外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，讓香港年輕人踏足內地，體驗農村的貧苦生活，這道心靈橋樑才最重要。」鍾逸傑說。

熱心助人

除了「無止橋」，鍾逸傑九十年代已當上「微笑行動中國基金」主席，籌錢替內地免唇小孩做免費整形手術。在香港，他是外展訓練基金榮譽主席，多年來透過外展訓練，培養年輕人的抗逆力；去年又應方黃吉雯邀請，每周到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兩次，教學生英語。

善心爆棚，原來遺傳自父母。鍾逸傑生於英國一個工匠家庭，自小在農村長大，熱心助人的父母都很投入社區工作。「媽媽在學校教書，工餘時打理流動圖書車，她會駕車在村內兜圈，好讓村民借書及還書；爸爸則會在家教小孩做工藝。」

他十七歲加入海軍，四年間周遊馬來西亞、印度等國家，亞洲文化令他大開眼界，並學懂馬拉話、福建話等。之後他返回英國，進入牛津，拿了文學碩士。由於放洋期間學會多種外語，被英國政府招攬做殖民地政務官，再派往馬來西亞。

「馬來西亞四年任期完成後，我要選擇到香港還是非洲打工。」他記起當海軍時在大海中遠眺過中國，很想踏足這個東方神秘國度，結果選了香港，沒料到一留就是五十四年；心底的助人種子，亦找到合適的地方發芽成長。

他有地方行政經驗，很快當上荃灣理民官，其後調任離島，六二年起擔任元朗理民官的五年，是他人生的快樂時光。「服務過的新界地區中，元朗是我一手一腳籌劃，感情最深。當年元朗發生水災，要做防洪工程，鄉村和寮屋因收地而搬遷，要找臨屋安置居民。」他在元朗大興土木，現任特首曾蔭權、教育局局長孫明揚亦跟他做事。

樂於助人的性格，令鍾逸傑鮮有為官架子，與村民打成一片，村民還教曉他請道士，做「躉符」法事，消除區內對收地、遷墳等觸動風水的不滿和疑慮。「那時認識蔡伯勵，轉眼間幾十年朋友了。之前搬來這裏居住，我都查看「baby通勝」，看看是否吉日。」他向記者展示他的「baby通勝」，其實是本輕巧記事簿，簡單註明了每日宜忌的事情。

白皮黃心

這些中國傳統文化，一直影響着鍾逸傑。他在灣仔半山的家，擺滿中式傢俬、櫥櫃，還有很多古色古香的擺設。記者來訪，工人端上中國茶，並非咖啡；即使鍾逸傑仍是滿口英語，記者也叫他「Sir David」，但他每天起牀後首要做的事，卻是練中國氣功。

「多年前邵逸夫爵士送我一盒錄影帶，是氣功大師的示範表演，我每天早上起來，在睡



二缺一

鍾逸傑與太太鍾紫燕（圖左）半世紀前邂逅於牛津大學，未畢業便結婚，當年日子很窮，但太太義無反顧地跟他離開故鄉生活，一直陪伴在側。

二人鶼鶼情深，但〇一年太太發現有肝癌，翌年病逝，是他畢生最大打擊。「她是我的精神支柱，我仍然會想念她……」他欲言又止，可見人已走，但情常在。

〇六年，有傳媒報道他另覓戀情，對象是瑪麗醫院醫生，向他求證，他斬釘截鐵否認：「我是她的病人，她曾為我做手術；我們是好朋友，並非戀人。」

房跟着做，每次二十分鐘，對呼吸系統很有幫助。」他即席示範給記者看，先把雙腳蹬直，然後彎下腰，將手掌貼地，柔軟程度可媲美小孩子，這就是他多年來練功的成果。

鍾逸傑先後在新界做了十二年理民官，之後仕途平步青雲，從首席助理布政司、政務司，到八五年升任布政司，曾與麥理浩、尤德及衛奕信三朝港督共事。八六年尤德在北京病逝，他更出任署理港督。

「尤德爵士曾經問我：『六十歲要退休，你知道嗎？』我回答他：『當我退休，我和太太打算留在香港。』這是一早已下了的決定，我花了人生這麼多時間為香港工作，沒想過離開。」他八七年退休，九三年獲中方邀請出任港事顧問，即使要承受來自英國的非議，他亦毫不猶豫接受。「我站在香港立場說話，亦想幫香港平穩回歸。」

人生來到暮年，尚有多少時光可以花？多少人可以幫？鍾逸傑沒刻意去想，只希望利用自己的經驗，繼續為人民服務：「我的人生，是既精采又快樂的！」數十年的生活點滴匯集成記憶，足夠他回味心頭。困



鍾逸傑的家極富中國色彩，茶几、櫥櫃都古色古香，也有不少中國擺設；牆上的油畫，則出自他手筆。

